

水浒

那个江湖



江湖无间道

一 大哥是怎样当上的

常言说“蛇无头不行”，一团烂泥塘的江湖，最主要是在摸爬滚打中找出自己的带头大哥，才能走出淤泥，获得新生。“说英雄谁是英雄？五眼鸡岐山鸣凤，两头蛇南阳卧龙，三脚猫渭水飞熊。”尽管这头领，无非也是五眼鸡、两头蛇、三脚猫罢了，但鸡有五眼，蛇有两头，猫有三脚，毕竟大异寻常，所以为了当上这类鸡、这类蛇、这类猫，也得费尽脑筋、用尽手段才行。宋江、晁盖之争，正是这样体现。

这般兄弟

晁盖上山，英雄聚义，兄弟相称，四海一家，梁山理想得到最高体现。这样一个好大哥，何以非要被别人置于死地不可？这其中大有玄机。

四

东溪村大户人家晁盖，“身强力壮，不娶妻室，终日只是打熬筋骨”。东溪村和西溪村发生武装械斗，晁盖出马，夺下西溪村的青石宝塔，放到东溪村来。晁盖如此神力与英武，有若天神，惊动江湖，获得了一个托塔天王的美誉，后来公选，做了东溪村保正。

保正，也就相当于现在一个区区村长，月薪就那么三五钱银子，晁盖何尝瞧得起过。不过，这个保正也是有一些好处的，关键看会不会用。晁盖选了村里一些年青人做自己家庄客，训练力量，教导功夫，凡是听到哪里有什么金银财宝的风吹草动，就带着这群庄客潜伏过去，或巧取，或豪夺，次次不落空。晁盖越干越乐，简直收不住手，动作也是越来越大，由郓城县发展到济州府、由济州府发展到山东省、由山东省发展到河北省，晁盖很快在冀鲁两省都有了名气，凡是江湖上有什么好买卖的话，人们首先想到是和他合作，因为大家都知道，只要托塔天王出马，准是坛子里捉乌龟——十拿九稳，给你服下一颗实实

在在的定心丸子。

大名府的梁中书要给京城的老丈人蔡京祝寿，精心准备了十万贯生辰纲，风声一走漏，江湖中人眼睛红了一大片，都在算计着这趟大生意。流口水人人都可以，要吃上嘴，那可没门。若要成功，非和晁盖这老江湖联手不行，素不相识的赤发鬼刘唐和入云龙公孙胜，一个一两千军马都不在乎，一个能够呼风唤雨腾云驾雾，本领都不小，但两人不约而同不远千里接踵而至赶到东溪村，都是希望晁盖能够出手。

十万贯生辰纲，这可是闻所未闻的一笔大买卖。但买卖越大，防范越是密不透风，再加上有了去年丢失生辰纲的教训，梁中书这次更是十倍小心，专门委任军中第一高手青面兽杨志担任押运官，又挑了十几个如狼似虎的健儿贴身护卫。杨志武功高强，难逢对手，为人低调，心细如发，加上功名心重，正想立功升官。要从这样的对手手中抢夺财物，无异于虎口夺食、火中取栗，晁盖面临人生的大考验。

但越有挑战，越有刺激，越有压力，越有动力，晁盖何尝有过退缩畏惧，因为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在他背后有一个高级智囊——兄弟吴用。

晁盖的成功，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吴用。

吴用，绰号智多星，别看是个文静的读书人，但平静的表面却掩盖着疯狂的浪潮，实际上他是个唯恐天下不乱的家伙。听晁盖说有这样的一套富贵，也是欢呼雀跃，干劲冲天。两眼睛一转，脑袋瓜一拍，找来三阮、白胜，凑了不多不少恰到好处的八条汉子。然后经过他一根钢针也不透过的精心策划周密部署，晁盖一伙在黄泥冈大获全胜，将十万贯生辰纲挑了个干干净净。害得那青面兽凄凄惶惶，狼狈落草，真的与兽为伍去了。

青天白日，十万生辰纲眼睁睁就没了，这还有没有王法？官府从上到下开始了拉网式搜捕。随着捕快何涛的成功侦破，白日鼠白胜被抓，黄泥冈事发，晁盖一伙集体现出原形。官府赶紧扯网上岸，不让一条鱼儿漏掉。

兄弟的价值，就在这千钧一发时刻体现出来。晁盖另一个拜把子兄弟宋江，此时身在当地衙门，先头得到这一消息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就是“晁盖是我心腹兄弟”，当即飞马赶到东溪村，叫他快逃。晁盖一把火把家烧了，带上黄泥冈那伙人，投了梁山。

正大光明当个强盗头子，晁盖显然更加喜欢这样生活。但天无二日，晁盖一来，就和先前的梁山寨主王伦较上了劲。

白衣秀士王伦见晁盖挑了这么多金珠宝贝上山，言语又很谦卑，十分兴奋。设宴招待晁盖一伙，几杯烧酒下肚，晁盖兴致一上来，开始了大吹大擂，“把那胸中之事，从头至尾都告诉王伦”。王伦书呆子一个，小富即安，既没见过什么大世面，更没经过什么大风浪，一生最提心吊胆的就是山寨来了高出自己的能人，这样自己头领位置不保。听晁盖一阵吹嘘，“骇然了半晌，心内踌躇，做声不得”，晁盖得意洋洋浑然不觉。

酒桌上的这一切都没逃过吴用的眼睛，上山之前早就清楚王伦为人的吴用退席之后提醒晁盖说，王伦心胸狭窄，容不下高人，明早必下逐客令。晁盖一听，酒醒了大半。经过刚才的察言观色，此时心里早已有了计较的吴用自信满满对晁盖说，呆子王伦，有啥可怕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不光安全得很，哥哥你还有望坐上头把交椅。

第二天经过吴用一番笑里藏刀的煽风点火，聚义厅上林冲火并了王伦。其实就算林冲不杀王伦，晁盖一伙当天也要杀了王伦，吴用对晁盖说“此一会倒有分做山寨之主”，摆明了是冲着头领位置而来。当天席散之后，对第二天如何挑衅、如何卡

位、如何亮刀，吴用早就做了精心安排。黄泥冈这群狠角色可不是好惹的，王伦这泼男女，怎么是他们对手？晁盖一下真的就当上了山寨之主，吴用也坐了仅次于晁盖的第二把交椅。吴用和晁盖是儿时的朋友、多年的兄弟，是刀尖上建立起来的交情，不怕火烧、不怕水煮，他不挺晁盖，挺谁啊？

但这个兄弟最终还是背叛了晁盖，挺了别个。

晁盖“人物轩昂，语言洒落”，性格豪爽，不搞阴谋，注重兄弟情分，不向官府低头，能容人、能用人，其实很适合做山寨之主。但最后他失败了，而且是一箭穿心死得很惨，表面上看他是被敌人所杀，其实是被自己那伙人送上绝路的。

这伙人的头领就是兄弟宋江。

晁盖和宋江是结拜兄弟，对宋江，晁盖真把他当成自己亲兄弟一般看待。当年宋江冒着天大危险通风报信，晁盖就对吴用他们讲了他和宋江非同寻常的关系：“他和我心腹之交，结义兄弟”，并进一步夸赞宋江，“四海之内，名不虚传。结义得这个兄弟，也不枉了”，可见他对宋江一片赤诚十分推重。后来一旦做了山寨之主，晁盖首先想到的就是答谢宋江，“将些金银，可使人亲到郓城县走一遭，止是第一件要紧事务”。宋江在江州惨遭灭顶之灾，晁盖更是心急如焚，“缘何我宋三郎吃官司？为因甚么事起来？”完全是发自内心的一片真情。作为一寨之主，晁盖后来更是亲自率领众兄弟下了梁山，冒着生命危险劫了法场救出宋江。晁盖，从方方面面看来，十分对得起这个兄弟。

但宋江却对不起晁盖。

从法场逃命出来，宋江对晁盖十分感激地说道：“今日同哥哥上山去，这回只得死心塌地与哥哥同死同生。”一口一个“哥哥”，话说得好诚恳好漂亮，但宋江上山后的表演完全是两

码事。宋江上了梁山，但现在的宋江和当年那个郓城小吏已经远不可同日而语，此时的宋江经过江湖风风雨雨的洗刷、刀枪剑戟的滚打，从北到南已经建立起庞大的远超晁盖的势力网，本钱大大的。一旦入伙，岂甘下位？来就摆明了架势，取代晁盖，非头把交椅不坐。

宋江获救之后，在酒宴上当着晁盖和众英雄的面，唾沫横飞大谈什么“耗国因家木”的谣言，十分露骨地暗示自己才是注定当头头的命，根本没把同桌的晁盖放在眼里。

晁盖可没想到宋江会有这么多的坏心眼。到了梁山，他先是谦让宋江坐头把交椅，宋江不坐，大大咧咧说道：“仁兄，论年齿兄长也大十岁，宋江若坐了，岂不自羞？”口气十分轻佻不屑。意思是说，我不坐头把交椅，让你坐，并不是因为你本领比我大，功劳比我多，只是因为比我年长比我多吃几年饭而已。然后二郎腿一跷，当仁不让坐了第二把交椅，完全是双眼望天不屑一顾的高姿态。看林冲当年火并了王伦，论能力他丝毫不逊晁盖，但他再三谦让，让无可让，自己才坐了第四位。再看宋江这副嘴脸，纯粹是一副小人得志模样。

这还没完，真正的大动作在后头。宋江接下来在好汉的座次排定上更是做足了文章，风头完全压过了晁盖。

梁山是经过几次合并扩充然后发展壮大的，最早是王伦四个奠基，第二次是林冲上山，第三次是晁盖等七人进寨，第四次是花荣等九人入伙，这几次座次都不分先来后到，按能力和功劳排序。宋江带了江州群雄，算是第五次，但他一入伙，就偏要一改旧习打破常规，这当然是他绞尽脑汁想出的鬼主意。此时的梁山一共四十位头领，金字塔顶端是由晁盖、宋江、吴用、公孙胜组成的四人小组，但对下边的三十六位头领，宋江一反常规，不排座次，只分新旧，说道：“梁山泊一行旧头领，去左边主位上坐，新到头领，去右边客位上坐。”他不光把江州



晁盖临终遗言：“若哪个捉得射死我的，便叫他做梁山泊主。”其实这是他和宋江的最后一次抗争，他真的不想立宋江为主。

道上带来的那拨人马列入新到头领，还把自己心腹花荣等一伙已经先他上山的人也列入新到头领。这样一番动作，旧头领竟然只有区区九人，而新头领竟有二十七人之多，占了压倒性优势。这还没完，因为这还只是现在的优势，更可怕的还在后头，试想以后还有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加入进来，这些人自然无一例外属于宋江的新党一派。水浒英雄，都是兄弟，分啥新旧，搞得泾渭分明，对立森严？但别忘了这是宋江在和晁盖玩跷跷板游戏，不把你撬下去，自己怎么能够坐得牢实？人多力量大，只要自己一使劲，不把你弹上天去才怪。

宋江已经开始发力，晁盖危在旦夕。

新党旧党划分，宋江这一招简直太狠，说他是阴谋家毫不为过。此时虽说他只是二号人物，但人多势众的他，咄咄逼人，实际上一上来就差不多架空了晁盖。

接下来紧跟入伙的梁山好汉，就很能说明问题，他们一个个都只知宋江，不知晁盖。朱富劝李云同上梁山，说的是“你如何不知山东及时雨大名，专一招纳贤士，结识天下好汉”；石秀劝杨雄投梁山，说的也是“如今江湖上皆闻山东及时雨招纳贤士，结识天下好汉”；二龙山豪杰准备归附梁山，杨志说“俺知梁山泊宋公明大名”；鲁智深也说“我只见今日也有人说宋三郎好，明日也有人说宋三郎好，可惜洒家不曾相会。众人说他的名字，听得洒家耳朵也聋了”……这里人人都只知道宋江，没有一个提起过晁盖，晁盖的地盘正在被宋江一步步蚕食、鲸吞。

不过晁盖好在还有吴用、公孙胜两个左臂右膀，当年林冲让吴用、公孙胜坐二、三把交椅，不是有个“鼎足三分”的比喻吗？对，只要有这两只脚，这只鼎还是站得直立得稳。但可怕的是，晁盖发现这两只脚不知不觉间也已经移到宋江那边去了。

这里刚分好新党旧党，宋江马上就急匆匆跑回家一趟，回来后就拿出一本神秘秘的什么天书，连晁盖也不给看，众人之中，却偏叫吴用同他观看，经常拉着吴用到自己房间，一起钻研那本天书，叽里咕噜一说就是半天，每钻研一次，两人感情就增进一层。公孙胜看在眼里，明白了一些东西，不想卷入这场争斗，借故学道，一溜烟跑了。想跑，没那么容易，将来真正排座次，用你的地方大着呢，就是跑到天边也要把你抓回来。宋江派了水浒头号杀手李逵用板斧把公孙胜请了回来，公孙胜没有办法，乖乖回来了。宋江善言抚慰，然后又和他躲进屋子，一起钻研什么天兵天将、九宫八卦。公孙大郎一下也来了劲，和宋三郎裹成了一团。

这两个人一过去，宋江的新鼎已经打造成功，看你晁盖这只独脚鼎还能撑得多久？

宋江把吴用、公孙胜争取到自己一边，除了外表打着学习钻研的幌子，私下大搞小动作以外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办法就是给他们弄钱。当年吴用、公孙胜听到十万贯生辰纲，不都是热情万分浑身来劲吗？人，就怕你无欲无求。既然你们和其他兄弟一样爱钱，那还不容易，就搞更多的钱来满足你们的胃口。打祝家庄、攻高唐州、取青州、下华州，这些买卖可比生辰纲大得多了，每次宋江都干劲十足亲自出马，大肆掳掠财富，抛给这帮兄弟，吴用、公孙二人自然也是荷包鼓鼓。心会跟爱一起走，好处到手，当然也就跟了宋江。晁盖也知道蜜糖糊嘴金钱动心的大魔力，也想自己带兵出阵，给兄弟们一些甜头尝尝，但宋江总是那套惯用语，“哥哥是山寨之主，不可轻动”、“小可情愿请几位弟兄同走一遭”。宋江话音刚一落地，厅上厅下的众兄弟一齐高呼，“愿效犬马之劳，跟随同去”。再看宋兄弟，“闻听此言，宋江大喜”。

这一幕场景，晁盖震惊不已。群雄的高喊声摆明了只有宋

江，没有自己，这样下去，怎么得了？并且这时宋江已经擅作主张四处散布要受招安的信息了。招安，我什么时候说过了？这么大的路线方针问题，也不和自己通下气，这不是完全没把我这个头领放在眼里吗？新党眼前势力这么大，看来迟早有一天会对自己动手，脱却皇袍还不如民呢，何况自己还只是个草头大王！任其发展，下一步会怎样？弄不好的话，自己会不会落得和王伦一样下场？很不好说。

怎么办？

晁盖真是很恐慌、很着急，急得简直如热锅上的蚂蚁。对，人当自救，他宋江不就是打下几个寨子、几座城池，给兄弟们一些黄的白的进行收买吗？自己不一样可以做到。曾头市那边有乱，梁山要动刀兵，宋江又是那一套“哥哥是山寨之主……”。什么“山寨之主”？这样下去，“山寨之奴”都不见得当得上。晁盖很生气，对宋江说：“不是我要夺你功劳，我今替你走一遭。”看，头领反倒是帮手下走一遭，脑袋变成了尾巴，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？这语气，多么的无可奈何被逼无奈，甚至有些慌不择路狗急跳墙。晁盖点了二十员将领，除了全部旧党九人，另外十一人都是新党无关紧要的人物。打仗，刀山火海、枪林弹雨，生死一线间，何等凶险的一件事，哪有这么简单？更不是血性使然头脑发热凭一时冲动能够解决问题的。晁盖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，只是被宋江逼急了，死马当活马医呗，只能铤而走险图个侥幸了。晁盖这次出军，以前每次都跟随宋江出征的吴用和公孙胜竟然双双都没现身，连人影都没见着一下。取生辰纲还要出谋划策呢，这样的生死大战反倒漠然得很，可见两人早已卖了晁盖。连军师都没一个，这仗还怎么打？而即使跟他一起出军的那帮兄弟，也并不齐心。劫寨之前，林冲劝晁盖不要亲自前去，在外边接应一下就行了，但晁盖说：“我不自去，谁肯向前？”可见众将是出工不出力。人心都散了，

这仗还打得起吗？晁盖一战即亡，看似死在敌人手里，其实是断送在宋江和这伙兄弟手里的。

枪打出头鸟。在局面混沌不清自己羽翼未丰的形势下，当那个出头鸟，十有八九会被射杀。高高在上的黄金交椅，几个不眼红？特别是那些暂处下位觊觎宝座的野心家，哪个不是表面一团和气，背地密布杀机。瓦岗军的翟让、红巾军的韩林儿，这些头领不都是被自家兄弟取了首级？江湖这般残酷，庙堂不也一样？唐代开国，太子是李建成，兄弟李世民就仗着党羽众多，伏兵玄武门，直接要了兄长性命，自己才登上帝位。不过同这些明火执仗的刺刀见红相比，水浒是最高明的，无须自己动手，让晁盖自觉走向深渊，并让那个倒霉的史文恭做了晁盖、宋江一致认同的替罪羊。

晁盖临终遗言：“若哪个捉得射死我的，便叫他做梁山泊主。”其实这是他和宋江的最后一次抗争，他真的不想立宋江为主。但他这个抗争是多么的苍白无力，试想万一是个小喽啰捉住了那个仇人，那小喽啰就一步登天号令群雄？怎么可能！没看到后来卢俊义拿住了史文恭，宋江要他做头领，打死他也不敢。这把交椅注定是他宋江的。谁敢造次，不知天高地厚，就得当心自己的小命。

金枪手徐宁当年被汤隆赚去梁山，连连叫屈“都是兄弟送了我”。其实这种兄弟之间相互出卖甚至相互残杀的事，在权势的角斗场，哪里少得了？水浒也不例外，梁山是个社会，照样有权力之争、派系之争、利益之争，一样少不了尔虞我诈、钩心斗角，绝非什么一百单八人形同一体、心同一人。晁盖的悲剧人生中更深一层含义，正在于此。

如此头领

乱云飞渡，豪杰蜂起，这是一个磨刀霍霍神经高度紧张的时代。能够摆平群雄当上老大的人，哪个身上不是写满了问号，藏着大量不可告人的秘密。水浒有太多的谜，最大的谜来自宋江。读懂宋江，也就读懂了江湖，读懂了世道，读懂了人心。

银钱如雨点般落下

宋江，郓城县一个小小押司，是个没官没品的刀笔小吏。偏偏最爱结交一伙江湖朋友，尽干些知法犯法的勾当，不管是江洋大盗、梁上君子，还是山寨头领、市井流氓，都着力接纳周济，端的是挥金如土，撒钱如雨，这样也为自己挣来一个及时雨的金字招牌。区区一个押司，县级法院的书记员而已，哪来这许多钱财？关键在于宋江有父亲宋太公这样一个大靠山。这宋太公，可是郓城县头号大地主，对小三子宋江是十分喜爱，要钱给钱，要物给物，宋江这才能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。宋江对这个大靠山也是敬爱有加，哄得老人家团团转、乐颠颠，江湖朋友一吹嘘，于是又落得“孝义黑三郎”、“呼保义”两个绰号。水浒英雄都是一人一个绰号，偏偏宋江有三个，只因为手底下有一帮吹鼓手，宣传工作做得一流。

宋江心里雪亮，孝和义顶个屁用，不过是起个遮人耳目的包装作用罢了，白花花的银子才是真格，有钱能使黑变白、有钱能使丑变美、有钱能使鬼变人。

宋江一生成功，靠的就是银子。

宋江十分清楚银钱的法力，当年郓城县自己的贴身跟班唐牛儿就是一个典型。这唐牛儿“常常得宋江资助他，但有些公事去告宋江，也落得几贯钱使，宋江要用他时，死命向前”。钱的作用，大吧。宋江杀了阎婆惜，朱仝、雷横前来搜捕，宋江对这哥俩说“金帛使用，只顾来取”，然后逃之夭夭，四处游玩去了。只因他钱包鼓鼓，长袖善舞，又结交了不少的好汉和心腹，玩得也是快活得很。后来终于被另外两个捕快赵得、赵能抓获归案。宋江一个杀人凶犯，且潜逃流窜，本该罪加一等，但因为银子的作用，轻轻巧巧判了个刺配江州，反而到了一个鱼米之乡。

宋江背了鼓鼓囊囊的大包裹，洋洋得意上了路。揭阳岭酒店，宋江浑人一个，不知道财不露白，生怕别人不知自己如何有钱，直接打开包裹，菜还没上就先把银子递上。“那人站侧边偷眼瞄看，见他包裹沉重，有些油水，心内自有八分欢喜”；后来浔阳江上，宋江跳下船去，那艄公也是“再听着包裹落地的好响声，心里暗喜欢”。看，一见到银子，没一个不是心花怒放兴致勃勃，银子，白花花银子，真是喜煞人也。

再后来到了江州，宋江有的是金银财帛，展开了强大的银弹攻势。监狱里的管营、差拨、牌头，包括众囚犯，宋江上上下下使足了钱，“住了数月之间，满营里没一个不喜欢他”。像宋江这样的发配之人，一般都被称作“贼配军”，但包括差拨这些人个个反倒都叫宋江“贤兄”，好不亲热。

但宋江偏偏就没送钱给牢里的节级。那节级不见银子，十



宋江一生成功，靠的就是银子。



分生气，直接嚷嚷要钱，宋江顶嘴不给。节级大怒，叫底下军士把宋江拖下打一百板子再说，但“两边营里的人，都是和宋江好的，见说要打他，一哄都走了”，这帮手下因为得了宋江银钱，连长官话都不听了，可见这银子的威力。

宋江和朋友在江州酒楼喝酒，来了个凶横赌徒，开口就要十两银子。宋江眼睛也不眨一下，挥手就是十两。赌徒喜出望外，感激涕零：“难得宋江哥哥，又不曾和我深交，便借我十两银子，果然仗义疏财，名不虚传。”后来宋江又请赌徒进酒店山吃海喝，赌徒风卷残云，宋江赞他“壮哉，真好汉也”。赌徒大为高兴，“这宋大哥便知我鸟意”，终于成了宋江第一心腹。

那个在揭阳岭酒店，见宋江包裹沉重心里有八分欢喜的，是催命判官李立；那个在浔阳江头，听宋江包裹落地心里暗喜欢的，是船火儿张横；那个在江州牢里嚷嚷要钱的节级，是神行太保戴宗；那个江州酒楼得了十两纹银的赌徒，是黑旋风李逵，都是水泊梁山重量级人物。可见，和这样一帮视钱如命的势利之徒交往，办法十分简单，只要有钱，准能笼络人心。

宋江后来到了梁山，为架空晁盖，赢得众好汉的欢心，夺取山寨头把交椅，用的依然是这个不变应万变的策略，就是一个字——钱。当然有了这一帮如狼似虎的江湖汉子，宋江搞钱也容易顺当多了。打下祝家庄，“一面把祝家庄多余粮米，尽数装载上车。金银财赋，犒赏三军众将。其余牛羊骡马等物，将去山中支用”；打破高唐州，“府库财帛，仓廩粮米，尽数装载上山”；取下华州，“打开库藏，取了财帛，装载上车”；取下大名府，“便把大名府库藏打开，应有金银实物，缎匹绫锦，都装载上车了”；攻下曾头市，做得最过分，众好汉“在曾头市八面残杀，掳掠财物”……这种两眼充血的疯狂，简直和下三烂的强盗没有什么两样。